



行走兴化

今年暑期曾经到英国和爱尔兰,这两个国家都可以称为文学的国度。特别是爱尔兰,这个土地七万平方公里,人口四五百万的西欧小国对世界文学作出了与她的“小”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,斯威夫特、叶芝、肖伯纳、王尔德、乔伊斯、贝克特、希尼,这些如雷贯耳的文学大师都来自爱尔兰,我们在都柏林,随处可见这些作家留下的痕迹,仅仅乔伊斯的故居就有好几处。今年,联合国将都柏林评为“文学之城”,可谓名至实归。说实话,置身都柏林,并不觉得这个城市有多繁华,站在著名的吉尼斯啤酒厂观光塔上俯瞰整座城市,我惊讶地发现只有几处零星的建筑工地,塔吊屈指可数。爱尔兰,包括都柏林的经济数据并不理想,但在这个城市人们的脸上看不见一点紧张、惶恐和焦虑,你和当地人交谈,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,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来进行文学交流的都很兴奋,说我们来了,然后会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他们心中的文学偶像。好像这个城市有了这些人就够了,其他都是不重要的。

我对这个文学之城充满敬意,我更对这个城市的人们对文学的态度充满尊敬。我们经常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困惑,文



故乡的路

很小的时候,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,父亲把我带到临街的一座楼上。这是他上班的地方。由楼的窗户往外看,街上洒满午后金色的阳光,临时搭建起来的牌坊上贴着标语,披挂着五彩的缎带,红色的拖拉机由此驶过。父亲告诉我:这是大马路。

若干年来,故乡就只有这条马路。此前,最著名的也就是东门大街,在民国那会儿,这街故乡最繁华所在。说是大街,其实也就只能容两辆黄包车并排而行,所以至今我依然无法想象,那时候,我们的先辈们是怎样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上过他们的生活的。

童年时代,大马路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地方。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沿街的二



陌上花开



点燃创业激情  
放飞创业梦想

学有什么用?文学不是经济、不是物质,不能给人带来财富,但是文学是一种精神,它会给人滋养、给人安慰,会使人之心灵变得崇高而宽广,特别是在这个追逐利益,人人财富而焦虑的时代,文学是可以使人安静,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平和。我曾经在另一个场合讨论过,一个地方存在的根本是什么,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命脉又在哪里?它的个性由什么决定?显然不是物质,而是精神,而在众多精神样式中,文学又至关重要。如果一个地方的物质文化形态没有文学的涵泳,如果一个地方的精神文化缺少了文学,那怎么说都是一种缺憾。文学是以语言方式在思考和观照世界,它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塑造地方,凝聚精神,并且非常便捷地传承下去。我想,都柏林人能有这样的自信,能拥有那种优雅的生活方式与令人羡慕的心态,正是因为文学对他们精神的强大支撑。

其实,我并不想过多的介绍爱尔兰,介绍都柏林,我实际上是想说地球的另一个地方。在都柏林的时候,我就不时地联想到中国苏中地区的一个小县城,它处在里下河的腹地,是这个水网地区的最低处,历史上有锅底之称。它没有山,也无江无海,它有因地理环境形成的垛田,春天有遍地的菜花,它有莲藕,有鱼虾,但这些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物产还是财富吗?不过,就是这个平原小县,却拥有令人吃惊的文学大家。

□易康

货公司、五里大楼、新华书店,还有就是特殊时代的标语、宣传画。记得有一天,我随父母出远门,我们起了个大早。此时,大马路上空空荡荡,看不到几个行人,更不用说车辆了。而路两边的梧桐树却在这样的静穆中显现出独特的意味,它们像是天然的伞盖隐天蔽日,又像两排整齐的队列一直延伸向远方。此时晨曦微露,绿色的树叶上镀上了一层金黄,那景象美丽而又安详。

旅行结束回家后,我将大马路的这一景象画了下来——那时,我正在学画。除了路两边的梧桐,我还凭想象在路中心画了一辆天蓝色的汽车,它正驶向曙色初开的前方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故乡的路越建越

我说的是江苏的兴化市。也许别人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地留心,尤其是普通读者,有谁会注意那些名著的作者都是哪个地方的人呢?而实际上,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古典名著,除《红楼梦》外,其它三部都与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。《水浒》的作者施耐庵是兴化人;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;而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,据说在创作《西游记》的时候曾经得到兴化人李春芳的指点和资助。除四大名著外,兴化在明清之际还出现过一批小说家,如陆西星、李清,前者留下了《封神演

文学兴化

□汪政

义》,后者的《樗枰闲评》也相当有名。另外,女作家刘韵琴也是兴化人,她家是清式文学渊源,是清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的孙女,早年侨居马来西亚,回国在上海做记者,创作过许多小说,如《大公子》《湘民苦》《报夫仇》《行路难》等,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的先驱。说到当代,兴化籍的作家也如星云,像毕飞宇、朱辉、罗国明、梅国云、鹿余亮、顾坚、刘仁前都是非常有小成就的小说家。

中国是一个有着文学写作传统的大国,在过去,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不会舞文弄墨,因此,夸张一点说,从祖上找出几个文学上有些名声的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,如果要说到本土的作家,说到坚持在本土写作并取得成就,说到如今还有那么多的本土作者依然地笔耕不辍的,那就不是太多了。而在这方面,兴化就显

多。长安路、英武路、建设路、丰收路、楚水路、板桥路……这些路在初具规模后,便不断扩展不断延伸,路两边的建筑也鳞次栉比,日新月异。当初的大马路——牌楼路虽经多次扩展修缮,但在车水马龙中竟然显得狭窄、拥挤了。

年轻的时候,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故乡,离开这个偏僻的江北小县城,去到外地远走高飞。三十年前,我曾在城东的一所中学执教。下班后,我会经过东门大街,来到河边伫立良久,我梦想着从这里出发,去到一个广阔的天地。那时,故乡对外通道就是轮船码头和汽车站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除了水路,故乡通往外地就只有两条公路,而其中的兴盐公路是七十年代初才建成通车的。

云水茫茫,前路漫漫。我为梦想难以实现而沮丧。既然不能远走高飞,只能安于现状。此后,我为工作、生活而忙碌。就在这段时间里,家乡每一年,甚至每个月都在发生着变化,而我因为世俗的奔波,对这些变化往往熟视无睹。但偶有去外地学习、旅游的时候,便会惊奇地发现那些省道、国道、高速一条条地修建起来,它们宽阔整齐,四通八达,坦荡如砥。车辆与其说是在行驶,倒不如算是在滑行。路面情况,使得乘客的旅途之行更像是审美。过去的一路颠簸恍如隔世。由故乡路,我深切地感受到故乡的巨变,这样的巨变又岂能只用沧海桑田来形容。

出了与众不同。到兴化去看一看,文学创作在这块苏中平原的土地上几乎蔚然成风,葛玉莹、陈钟石、沈光宇、王凤祥、钱国怀、朱道平、刘春龙、戴中明、顾维萍、王兰、周飞、王锐等老中青作家都有不俗的作品,一个县级市,有这么多人坚持在地方写作,在这个年代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。

兴化,是称得上中国的小小说之乡或文学之乡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毕飞宇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楚水》,楚水就是兴化的古称,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。小说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,但有一个背景式的情节我印象一直很深,大意是楚水城有一个大户人家,老爷德高望重,城里不管谁家办事,都得请他,否则就没场面。后来日本人来了,强迫说日语。大户人家的威望是建立在母语上的,母语陷落了,他的地位自然也就没有了。我经常举它讲语言方面的知识,比如,语言是文化的载体,语言是可以突然死亡的,其实文学与文化,与人,与地方的关系不也是如此?文学的失落与边缘化对文化的影响,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萎缩也许一时半刻还看不出来,但总有一天会显现出来,如同物种的消亡之于自然生态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兴化是幸运的,这是传统的力量,抑或兴化人自觉的体认?

兴化在发展,兴化在走自己的路,也许,比起一些发达地区,它不够快,但我相信,兴化的文化会不断给它注入活力。他们与灵魂相伴。

(作者简介:汪政,中国作协会员,一级作家,著名文学评论家。)



在过往的岁月中,故乡的路一次次把我送到外面的世界,又一次次将我送回家。故乡路告诉我,故乡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褊狭之地,故乡跟着时代一起走向开放,一起走向文明、繁荣。

前年暑假,我曾去南京小住两个月。其间,我发现自己已是那么依恋故乡,依恋故乡的人,故乡的水土,故乡的茶饭、小吃。六朝古都的八街九陌、名胜古迹都无法冲淡我对故乡的思念。由此,我觉得故乡是那么精美,那么纯净,那么安详。她犹如一朵雅致的荷花,在时代的洗礼中出落得亭亭玉立、香远益清。年轻时,我曾渴望离开这个地方;现在,却是无法离开,哪怕是短暂的两个月。

在回家的路上,每每看到那些熟悉的人文景观的时候,我的心就会踏实、沉静。车在故乡的路上滑行。规范的交通,整洁的街道,街道两边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、景点。年轻时,我曾幻想远走高飞,在功成名就以后,重回故里,现在想起来不禁哑然失笑。进入城区,家就在眼前,我不得不停唱起丹佛的那首《故乡的路》:故乡的路带我回家,哪怕山高路又长……

其实,南京离兴化不过区区二百里地,车程也就两三个小时,路真的不算长。



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 
共建和谐美好家园



共生与共赢

□房干森

《荀子·王制》篇里的一段话:“人,力不若牛,走不若马,而牛马为用,何也?曰:人能群,彼不能群。”意思是说,人的力气不如牛大,跑得也没有马快,牛马却能为人所用,其原因就在于人能“群”,而牛马不能“群”。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,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。这里的“群”,就是“合群”。

自然界常见这样一种现象: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,会显得枯萎、单调、没有生机,而众多植物一齐生长时,它们则根深叶茂,生机盎然。这种现象通常称之为“共生效应”。

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,英国送奶公司送到订户门口的牛奶,既不用盖子也不封口,因此,麻雀和红襟鸟可以很容易地喝到凝固在奶瓶上层的奶油皮。后来,牛奶公司把奶瓶口用锡箔纸封起来,想防止鸟儿偷食。没想到,20年后,麻雀都学会了用嘴把奶瓶的锡箔纸啄开,继续吃它们喜爱的奶油皮。然而,同样是20年,红襟鸟却一直没学会这种方法,自然它们也就没有美味的奶油皮可吃



老 巷

□吴敏

我相信,一个城市,无论是大还是小,是新或是旧,它都是有灵魂的。它栖息于高楼,栖息于熙熙攘攘的街市,也栖息于人迹寥落的老巷。

老巷,蛰于小城的一隅,被林立的高楼包围着,像是世外的孤岛,日渐苍老、斑驳、萎缩,是孤独、静默、恪守着一个城市记忆的老灵魂。

老巷,地处金东门,也是我童年披星戴月上学行走,经过的一条条的笔直或任意弧。

老巷,其实并不老,经历过修缮或重建。修旧如旧,俨然时光里的地标。时间久了,老巷名正言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巷,尽管它有许多名字。不管多少,它都是生长在我记忆里的老巷,偶然一个颤栗,便在我的梦里醒来。

或许它们是认识我的,长了皱纹的青砖在我的摩挲下温润,就连砖缝里的狗尾巴草也似泛了青。它们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,这一块块垒砌蔓延而成的老巷,缺失了多少年的温情和烟火气。

目及处,这一条条老巷,一把把大将军坚毅守着它的使命,只有很少人家门户大开着,透出满当当的烟火气。试问蒲公英能挡得住几阵春风,而我只看见童年生活过的老巷两边墙头的茼蒿草在寒风里萧瑟。若是母亲看见,是一定要拔去的,她说墙头长草,不吉。

遂想起友友姜姨仍住在附近的老巷,他很骄傲地说他家祖宗八代世居于此。言外之意如果不是祖上住在这里有七八代的,并不能算老东门。初听此言甚张扬,细品却是谷中幽兰的清气和傲气。闭上眼睛想象七架梁的青砖老房,从上至下荷载书籍的书架墙,他的家俨然就是驻守于老巷的最忠士大夫。

我看着那些紧闭着的门,有些不知所措。记忆里某个东西,云涌,翻滚,参差而出。

你们,去哪儿了呢?是什么让一代代人逃离,奔赴四面八方。是什么又让我的记忆不死?

我回来了。每年我都会回来看看。踏在青石板路上,心就定了。手抚青砖,仰

了。这种现象引起了生物学家的兴趣,他们对这两种鸟儿进行研究,从解剖的结果来看,它们的生理结构没有很大区别,但为什么事实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?原来,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。麻雀是群居的鸟类,常常一起行动,当某只麻雀发现了啄破锡箔纸的方法,就可以教会别的麻雀。而红襟鸟则喜独居,它们以圈地为主,沟通仅止于求偶和对于侵犯者的驱逐,因此,就算有某只红襟鸟发现锡箔纸可以啄破,其他的鸟也无法知晓。

对于物种来说,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,生长和进化都需要集体共生。同样,在我们人类群体中,也存在“共生效应”。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在1901至1982年间,先后有25位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,从而成为各国莘莘学子向往的“圣地”。卡文迪许实验室之所以能出现这么多的优秀人才,就是因为这里的科学家们倡导并养成了密切合作的风气,打破了“文人相轻”的怪圈,“共生效应”在其中起了

望苍穹,心也有些空了。

回忆是什么颜色?或者说什么颜色适合回忆、曾经和从前?我思索了很久,照片里老巷的颜色是被过滤掉的,只剩下底色与它匹配,最多再加上些昏黄的烙印,倒是有几分像是刺青的味道。若是强行给它上些彩色,怕是也会斑斓得如同水面漂浮的油污。逐这张图片,我只用其底色。这是一个老灵魂的底色。这样的底色是否可以唤醒一些人的记忆?

记忆里的这条老巷,名曰家舒巷,像是人身上的动脉,曾经汨汨奔流着鲜活的生命。它的分支——洋楼巷,才是连着我童年的落脚点。

童年的我是胆怯的,偏又爱听鬼怪志异的故事,越听越怕,越怕越要听。洋楼巷自某个年代起,便是风波不定之地,所以童年的我常常靠近远,绕道而行,于是家舒巷成了我放学的主行道。

那时的家舒巷,青砖乌瓦马头墙的房子很矮,也很高,像那时候父亲的背影。三尺宽的巷子,竹竿上常挑着几件湿衣服组成的“多国”旗。人来人往,沸沸喧嚷很是热闹,当然也有水滴进行人脖子里吵架的火药味。那些穿街过巷挑担卖菜的农人,起早割的蔬菜,还带着露水珠儿,连带着粗犷沙哑绵长的吆喝声也带着露水珠儿般滴露。

从前,清晨的老巷是忙碌的,也是最有烟火气的。只有最勤快的媳妇儿才能在天色大亮前,将一家老小伺候妥当,还能自己颊上抹了粉,袅袅着韵致出门。当然也有心疼老婆的男人,一大早起来乒乒乓乓,烧水做早饭。不过有一件事,是非得老婆起来做的,那就是倒“夜香”。

小城的规矩矩多。清晨最要紧事,就是“夜香”要倒早。所以每日清晨,最忙的是女公厕,女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拎着马桶或痰盂往公厕跑。接一盆水,蹲在巷子下水道旁,用竹蔑片做的刷子,唯唯有声,刷净,一溜排倚在有太阳的墙边晒。若有刚成亲的新媳妇起得晚些,则低着头拎着,讪讪地,腿脚也加快了许多,事毕,净罢手,暗吁一口气,说话也有了

积极作用。

最近读到《梅兰芳论合作》:一次,有人问梅兰芳,一生最佩服的演员是谁?梅兰芳答道:杨老板(杨小楼)。因为无论何种场合,面对什么样的观众,他自己的心情如何,他演戏从不泡汤(偷懒),无论跟谁合作,从不阴人(有意为难),而且对尺度的把握恰到好处,跟他合作,只管演自己的就好了,肯定严丝合缝。但是跟别的人合作就不行,得时刻注意,有的人不迁就他,戏就会演砸了。每次跟杨老板合作,演出的戏,都是最叫好的。合作机会是在坚持合作的过程中实现和产生的。只有各方坚持合作,合作过程中将催生更多合作机会。

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单项体育运动——足球,拥有“世界第一运动”的美誉。足球运动高强度的运动量能够提升自身的体能,在运动时需要“眼观四路,耳听八方”,从而提高身体的反应能力。除此之外,足球作为一场众人合作的竞技体育运动,还能增强团队合作意识。足球是一项讲究配合的集体运动,个人

能力固然重要,但团队合作才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。

当今时代,整个世界已经“天涯若比邻”,文明的相遇、交流、碰撞、融合越来越常态化,“和合共生,相互依存”是当前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,人类命运前所未有的地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优步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,它却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;爱彼迎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集团,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;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公司,却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库存;脸书是最流行的媒体平台,其本身却不创造任何内容。这些大公司眼中没有“你多一口,我就少一口”的分配竞争。在他们看来,成功不是建立在别人失误、失败的基础上,相反,成功必须依托于别人的成功,必须“合群”。

“共生效应”能够从异于己而优于己中取长,最后又从异于人和优于人的自我要求中完善自己,建树自己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,就可以运用和发挥“共生效应”,让人类在“共生”中共赢。

这是用来淘米的。小时候常看见有人脚下各垫一红砖,站在缸边提溜淘漉竹或藤做的黄褐色的淘米筛,像是船行水上。

现在想想,那些米白的水,后来去了何处,又是何人更换这水,似乎从没见过。后来姜兄告诉我,淘米缸的底部有专人打理,据说是用来喂鸡或养猪的。

早饭毕,上午的上学,上班的上班。老巷才得些安宁。

回忆里的场景,或许上不了台面,但这是消失在光阴里的叮叮当当的日常,是日光下存在过的真实,我记得,老巷里的老灵魂也一定记得。

老巷,日复一日迂回在繁忙和清静的转折里,送走了一代代人,又迎来了一辈辈人,而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。



洪薇作